

七日談

(北京篇)

一九九八年，二十歲出頭的韓浩月，在故鄉小鎮郵局二樓租了一間小屋，做自己的寫稿工作室，隔壁則是郵局局長的辦公室。那年月，想在小鎮憑藉一支筆寫稿養活自己，在家鄉的親人和朋友們看來，簡直是「異想天開」。然而，這間小小的屋子，藏着他的文學夢，也是他日後成為「自由撰稿人」的起點。

小鎮郵局只有局長和兩位郵遞員，浩月每天按時「上班」，儼然是郵局「第四人」，中午休息時，局長常會端着搪瓷杯來浩月屋玩幾把牌，兩位郵遞員偶爾也來圍觀，但從不參與。

那時候寫稿，他會在格子稿紙間墊上三四張複寫紙，用力寫下稿件，第一頁寄給想投的報刊，最後一頁自己留底。一段時間不見發表也沒有退稿信，再把備用稿投出去。在報刊繁榮的上世紀末，很多文學青年都是通過這種海投的方式實現自己的文學夢。

把工作室安在郵局，自然是最方便投稿和收稿費的，每次收到稿費，矮胖的郵遞員就會揮舞着稿費單，衝上二樓大聲地說：「又是一筆巨款，晚上哪裏喝酒去？」有時候，寫稿累了，浩月也晃到郵局分揀報刊的房間，瘦高的郵遞員打趣：「大作家，又來視察工作啦？」浩月也順着話茬逗樂：「好好幹，等局長調到縣裏，你就是局長啦！」「哪天你調到北京了，別忘了我們，常給我們寫信。」「北京那麼遠，我才不去呢。」

誰料一年多後，二〇〇〇年，有朋友邀浩月到北京，參與創辦一份雜誌，浩月匆匆在行囊中塞了「那支筆」，開始了「北漂生活」。

剛來北京時，租在亞運村北部的龍王堂村，儘管有一份工作，但每天下班回到租住屋，打開朋友淘汰的舊電腦，勤奮地寫稿。「我來北京別無他長，只能靠寫作改變命運。」每個寫稿的深夜，這句話是支撐他筆耕不輟的信念。

二〇〇二年，在一輪互聯網泡沫後，浩月失業了，他決心重拾在小鎮時的夢想，靠寫

作養活自己。為此他咬咬牙買了一台筆記本電腦，因為沒有辦公地點，也消費不起咖啡館的寫作模式，於是每天背着電腦，在建國門附近的一處小公園長椅上寫稿，旁邊各色人等來來往往，有趕時間的上班族，溜娃的家長，鍛煉身體的老人，以及一些無所事事的人。

然而，微薄的稿費要支付房貸和一家三口的生活，非得玩命不可。浩月跟我講過一些他的撰稿案例。比如：看電影的時候，他總是選擇坐最後一排，一邊看電影一邊寫影評，寫一條就用短訊發給等在那頭的編輯，電影放完出片尾字幕時，編輯手裏已經有了妥妥的千餘字影評；再比如：有時出差或旅行，高速路上接到約稿，就把車停在服務區，以倚馬可待的速度寫完交稿繼續上路，或者讓家人或同行者駕駛，換到副駕在時速過百、耳邊不時有貨車呼嘯而過的場景下專注寫稿。

很多次和浩月一起出差，喝完酒打完牌通常都凌晨兩三點，回到房間後，他仍然要將第二天要交的稿子，保質保量地寫完，最後，再把清晨七點準時推送的六根公眾號編排完畢設置好定時推送。這是一位「自由撰稿人」的所謂「自由」，那是基於強大的自律和高度的自覺才能獲得的底氣。這份磨礪讓浩月在即將到來的媒體黃金時刻，穩穩接住了機遇。

二〇〇〇年前後，是中國紙媒的一個黃金時代，各種類型的都市報如雨後春筍般創刊，成都一九九五年創刊的《華西都市報》開風氣之先，而廣州的《南方都市報》和《信息時報》更是以強大的發行量引領都市報風潮，當時，北京湧現了《京華時報》、《新京報》，上海有《東方早報》，南京有《現代快報》，杭州有《都市快報》，青島有《半島都市報》，石家莊有《燕趙都市報》，武漢有《楚天都市報》，長沙有《三湘都市報》，成都有《天府早報》，昆明有《都市時報》，西安有《華商報》等等，舉不勝舉，甚至三四線城市都有自己的都市報。

除了都市報，細分領域的報刊也百花齊

黃金時代

綠 茶

放。南方報業旗下有《21世紀經濟報道》《21世紀環球報道》《南方娛樂周刊》，《南方體育》等，《廣州日報》旗下的《足球》報，上海則有《申江服務導報》《上海壹周》《東方體育日報》等，北京有《北京娛樂信報》《精品購物指南》，還有長沙那份發行量驚人的《體壇週報》等。

這不僅是紙媒的黃金時代，也是「自由撰稿人」的黃金時代，當時的報刊版面眾多，版式高級，尤其給特刊和副刊留出巨大的空間，幾乎每份報紙都有專欄版、漫畫版，甚至還有一些報紙開設了小說、詩歌、連載等版面。

如此報刊盛世，撰稿人根本不夠用，你會發現，很多報刊頻繁出現一些撰稿人名字，有些撰稿人甚至同時在十家報紙開設專欄，當時的報刊也有一定共識，只要不在同城，不同城市或南北城市，同題刊文是可以接受的，當時互聯網並沒有那麼普及，都市報的讀者還是以在地讀者為主。除了副刊版面，其他版面的新聞和報道還是以當地為主。

我有幸於二〇〇三年從互聯網公司跳去《新京報》，任職副刊編輯，同時參與創刊《新京報書評周刊》。那時候，手裏如果有多位像韓浩月這樣的「寫手」，編輯生涯就如魚

得水。所以，那時候我們中午開完選題會，把稿子約給「寫手」們後，就有充分的時間等着收稿了。才有時間和潘采夫、張曉波等在報社活動室的角落，酣戰幾個小時「跑得快」。

那些年，很多媒體人同時也是撰稿人，因為撰稿人確實不夠用。有一次和潘采夫、韓浩月在一起聊「自由職業」話題，才知道，那些年，浩月靠寫稿月入三四萬，而我和潘采夫那時候做編輯，工資還不到一萬。可見，我和老潘生生把最好的撰稿時刻給荒廢過去了。

如今，我們都淪落為「自由撰稿人」，有那麼多年自我訓練的浩月，其速度和效率還是旁人望塵莫及的。我們在小群裏揚言自己今年要寫多少萬字，出幾本書，但基本停留在豪言壯語上，而浩月除了使勁鼓勵我們，然後，用一本又一本書鞭策我們。

《我沒一朵花勇敢》是他二〇二五年出版的第三本書，收錄了他近來的隨筆新作，其中有不少篇章與我有些許關係，讀來倍感親切。每次讀浩月作品，對他總有新認識，他的書寫充滿真情，這份真情，讓寫作有溫度、有力量、有共鳴。這篇小文是讀了其中幾篇他談自己的「自由撰稿人」之路的感觸，也是對一位始終堅守的筆耕者深深的致敬！



◀河北石家莊一書店內，小朋友們正在閱讀。 中新社

當代絲路美術創作

「第十一屆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今日絲綢之路國際美術邀請展」正在西安舉行，集中展出來自七十九個國家和地區的四百七十餘件美術精品，涵蓋繪畫、雕塑、裝置等多種藝術形式，全面呈現當代絲路美術創作的多元風貌與蓬勃活力。

新華社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完。故事以香港淪陷為背景，講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一眾青年游擊隊員保家衛國的抗戰歷程。印象中，這是特區政府首次出手製作抗日題材的影視作品，再現港人抗戰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項突破。

基於歷史的原因，回歸前香港社會對港九大隊英勇抗日這段歷史了解不多。回歸後對這段重要歷史的重視、宣傳依然不足，很多人只知香港淪陷三年零八個月，慘遭日寇鐵蹄蹂躪，卻不知道在這段苦難深重的日子，港九新界一批熱血青年加入這支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游擊隊，在西貢海上、沙頭角一帶、大嶼山腳下與日寇周旋，營救盟軍、護送文化名人、傳遞情報、除奸殺敵，為打敗

上周，香港電台與政府新聞處聯合製作的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微短劇《抗戰》隆重推出，一共五集分別是：營救、犧牲、除奸、救援、偷襲。每晚播出一集，每集大約六分鐘左右，我上網一口氣看

日本侵略者作出重大貢獻，他們當中有的人為保家衛國獻出生命。在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之際，特區政府推出這套《抗戰》微短劇，雖然內容和製作稍嫌簡單，但不僅是對廣大市民特別是青少年的一次補課，更是對這些抗戰英烈及其後人的一種安慰。筆者日前收到東江縱隊粵贛湘邊縱隊香港老戰士聯誼會會長吳軍捷的信息，指目前本港仍有二十位參加抗戰和解放戰爭的老兵，稱他們是「活着的歷史豐碑」。吳軍捷透露這批年逾九旬的老兵生活窘迫，希望香港社會能讓他們老有所養，老有所尊，才能「給青少年傳遞清晰的價值導向，讓尊重奉獻、銘記歷史的種子，在這片土地上穩穩扎根、靜靜發芽。」這段肺腑之言，令人感動。

其實，除了參加港九獨立大隊保家衛國，亦有港人北上參軍，上陣殺敵，或者以其他不同方式支援抗戰。日前香港潮州商會會長高佩璇在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的活動上致辭表示，抗戰期間，潮州商會及其鄉親積極發起募捐，籌集款項、藥品、衣物等支援抗戰，並呼籲杯葛日貨，編印刊行抗戰書刊，向民眾傳播抗日信息。著名愛國僑領莊

世平、潮州商會副監事長湯秉達、第二十二屆潮州商會會長洪祥佩家族等潮籍鄉賢，以及潮籍抗日名將翁照垣將軍等，都在抗戰中扮演重要角色，作出重要貢獻。資料顯示，身為南北行公所主席的湯秉達因暗中對抗日軍，屢遭威脅，被關押刑房，險些喪命。幾年前中央領導人在接見香港潮州商會訪京團時表示，香港潮州商會是百年老會，「為中華民族解放和復興作出了積極貢獻」。

幾天前筆者出席香港黃埔軍校後代親友聯誼會在港大舉行的一項活動，約二十名來自香港、海峽兩岸以及海外的黃埔軍校將軍後人齊聚一堂，共同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暨台灣光復八十周年，期盼祖國早日統一，他們當中亦有很多與香港有關的抗戰故事。

總之，香港民眾在抗戰中所作出的犧牲和貢獻，遠非區區一套微短劇所能表達。特區政府應該而且完全有條件對香港抗戰歷史進行全面搜集整理，一方面充實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的內容，另一方面，香港電台和政府新聞處不妨考慮與民間合作，拍攝一部能夠充分反映香港民眾透過不同方式對抗戰作出貢獻的電視劇集，讓這段血與火的歷史告訴下一代，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看微短劇《抗戰》有感

燈光之下



HR人與事 黎潮

在夕陽餘光的映照之下，泛起溫潤光澤，宛如徐徐展開的膠片卷軸，向路人娓娓說起它的故事。

棧道上擠滿了舉着相機的人群，韓國女孩對着環形補光燈整理劉海，內地家庭架起三腳支架拍攝紀錄影片，歐洲情侶舉着全景相機緩緩旋轉。反而一位穿着旗袍的奶奶，讓我印象深刻，她舉着手機視頻通話，雖不見屏幕那端是誰，不過卻能推測一二，對方顫聲地說：「這就是我們當年拍婚紗照的地方啊。」

遊客俯身觸碰青銅手印，感受冰涼的觸感從指尖蔓延至心窩，在記憶之中找尋過往的片段。吳宇森的掌紋裏是否還藏着《英雄本色》的彈殼餘溫？張曼玉的指縫間可曾殘留《花樣年

華》的旗袍暗香？凹陷的手印像時光的模具，將影史中璀璨絢爛的畫面凝固。每個遊客心中都有獨屬於自己的香港片段。

記憶拉回那個悶熱的午後，父親和他的相機到處拍攝。而我臥在欄杆上看浪花與陽光交匯出的波點銀碎。「太熱了，快走吧！」我埋怨着父親，可他的興致不受酷熱天氣影響。「我在等海鷗飛過……對，你就背靠着維多利亞港，將手托起。」可當他要按下快門的刹那，不是我的衣領被海風吹得鼓起，就是突然被不經意的旅行團旗杆遮擋。僅僅是為拍出「托起中銀大廈」的借位照，他甘願在滾燙的地磚上蹲了十多分鐘。起身時襯衫已沾滿斑駁的汗印，就像那幾張不完美的照片，裝載着他的歲月故事。

如今，星光大道上少女用手機合成旗袍照片，網紅架起好幾台設備直播，男孩舉着「拍立得」相機、相紙緩緩吐露維港夜景。現代科技五花八門，人們都在用不同方式捕捉香港這個國際大都市最美麗的一刻。



柏林漫言 余逾

有堆積的落葉和小樹枝，踩上去發出「咔嚓咔嚓」的響聲，伴着風吹樹葉發出的沙沙聲，彷彿在演奏一首秋天的交響曲。

這，便是柏林的秋天，柏林最美的季節。

我剛來柏林的時候是初秋，剛認識的當地朋友就拍着胸口跟我說：「相信我，這是柏林最好的季節！從初秋的柏林馬拉松，到深秋的雨季，你會愛上特別不一樣的柏林。」

她說得沒錯，初秋的柏林彷彿就是為了馬拉松而生，早早自行「裝扮一新」。不光是漸變的各色樹葉，還有湛藍如洗的天空，以及恰到好處的氣溫，最後還來一絲絲清溫柔的輕風拂上你的臉，真是舒適極了。在如此溫度濕度都極為適宜的氣候下，柏林馬

陽光漸漸變得柔和，我帶着小狗曼巴迎着夕陽走進了小樹林。樹林的樹葉彷彿昨天都還是半綠半黃，今天轉眼間就變成了黃色，在夕陽的照射下散發出艷麗的金色。地上已開始

柏林之秋



◀秋天的爬山虎。 作者供圖

拉松跑出那麼多世界紀錄，似乎是理所當然。

如果說初秋是為了歡迎馬拉松和為遊客們準備的「風光片」，那麼深秋則是送給柏林當地人的一份溫潤的禮物。柏林一年四季降水不算多，有時候還會略感乾燥。深秋的短暫雨季，讓柏林人享受幾天濕潤的空氣，聽聽滴滴答答細膩的雨聲，再帶來溫和的逐步降溫。這是在告訴人們，抓住秋季的尾巴

吧，冬天就快過來了。

秋天帶來的最後一件禮物，是柏林的樹林裏蹦跳着冒出來的各種蘑菇。最常見的，是華人們極愛的牛肝菌。柏林是世界上綠化覆蓋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周邊的湖泊和樹林是家庭們周末秋遊最好的地方。騎車、野餐、摘蘑菇，真是美好又奇妙的秋日周末。

餐桌上的饕餮大餐也會因為秋季的到來悄悄發生一些變化。比如，多了各種美味的蘑菇燒肉，鮮濃的南瓜湯也成了常客，偶爾還有周邊狩獵人打來的鹿肉和野豬肉，真是鮮美極了！餐桌上的酒，除了德國人最愛的啤酒，還會多一種氣泡酒的身影，那便是傳說中的「白羽毛」。

很多柏林人一到秋天便開始在超市和酒商鋪裏的冰箱裏尋找「白羽毛」——這是一種未完全發酵的葡萄氣泡酒，它僅在秋季短暫在超市出現。它的口感介於氣泡葡萄酒與葡萄汽水之間，有酒味卻又像汽水一樣略甜。這是柏林人秋天最愛的飲品，也是人們迎接秋天的第一杯飲品。

鮮美的秋季美食，甜美的葡萄酒，開啟了柏林的深秋，陪伴人們一起迎接即將到來的寒冬。